

索。老人懷著感激的心情，深深地向人鞠躬道謝。然而他依然不時的回顧，車長雖沒有來查票，但是他驚悸的程度，一點兒也沒有減輕。

當他快走到車門時，一羣純潔的中學生爭先恐後地掏口袋，五角的銅幣，二角的鎳幣，不停地往他的手上放，老人也不停地點頭稱謝。在微弱的光線下，我隱約地看到老人出自內心的微笑，也見到他的眼角有些濕潤了，接著盈滿眼眶的淚水，溢了出來，流入他臉上那深深的皺紋中，今天他也許已得到的最大安慰了吧？

他終於走到車門，我很尊敬地將手中的紙幣遞給他，他微微一愣，看看我，接著是不停地打拱作揖，這一下使我不知所措，這一點點錢，就教一位與祖父年齡相仿的老人向我這般行禮嗎？真難受極

了，可是又無法阻止他這樣做，只好也跟著他折騰起來，才得平安。火車將入站，動盪得很劇烈，我拉他走到前一個車廂，他還在不停地彎腰敬禮，然後一顫一顫地走開去。我目送著他，内心却默禱著：請上帝保佑他，下一個車廂會帶給他較好的運氣。我在下車前，看了他最後一眼，他仍舊驚懼地回顧——想是下列車廂、查票員來了沒有？

這天，天打開車門，一股刺骨的冷風迎面撲來，連續的雨，已經延續一個多星期了。我低著頭披著雨衣，慢慢地走回家去，澎湃起伏的思潮，令我不能入睡；老人的音容舉動，一幕幕地重映在眼前。不知怎樣，也不知想了些什麼，回到溫暖的家，已是深更半夜的黑夜，雨又不停地下著，可憐的小弟弟，你落宿何處？車站內？屋簷下？

憶亡弟

在一個秋天的黃昏，夕陽早已西墜。由於近日天氣的突變，雖非嚴冬，却也帶著幾分寒意，室外又滴滴答答的下着一場小雨。坐在課堂內的我，始終惦記着家中病榻上可憐的小弟弟。內心紊亂已極，難道我可愛的小弟弟會有不測嗎？

最後一堂課上完後，同學們便一窩蜂的擠出教室，笑嘻嘻的踏上歸程。奇怪，我今天好像心事重重，似乎有着極不好的預兆。一路上默默無語，急着回家見小弟弟蒼白但仍討人喜愛的面孔。

天時已晚，而天空中仍然飄灑着毛毛細雨，更增加了幾分夜色淒涼的氣氛。剛到家門，使我原已不安的心情為之一震。往日，家裡在此時刻，早該扭亮了前堂的燈火，而現在竟是黑漆漆的一片，於是我的內心立刻浮起了一幕淒涼的景象，預料到事態的嚴重。跑入內室，在黃昏黯淡的燈光下，看見母親跪着哭泣，床上躺的正是我終日記掛的小弟弟，如今他已安息了。弟弟！弟弟！你就這樣和我們永別了嗎？你也不想想媽媽是多麼的疼你，我是如何的喜歡你啊！像你這樣天真可愛又活潑無邪的小孩子也會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嗎？

我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，可是，這會是夢嗎？如果是夢，那為什麼媽媽就在眼前哭泣呢？不是夢吧？你確實是安安靜靜的躺在床上，不再微笑了，這是真的了。

弟弟！你為什麼如此的不幸呢？又為什麼無言的離去，給媽媽和我留下了無盡的哀傷和回憶呢？弟弟！我自始至終不會忘記你生前天真可愛的一言一笑。我更不會忘記每當我上學前你的淘氣，你常要求我放學後買些糖果回來給你，要我買這買那……，當時我多麼的不耐煩，一點也不把它記在心上。放學回家後，你非但沒向我索取，還仍然如同昔日般高興的從家門口跑出來迎接我，向我要書包背在自己的肩上，問東問西，有時書包掉下了，我還責怪你的淘氣呢。生活在快樂中的人，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幸福。弟弟，請你原諒我為兄的不仁不慈。如今你已安息了，我纔體會到失去了你，我的生活是多麼的乏味，家裡也缺少了生氣。我懺悔，我當時為什麼不達成你的心願呢？現在，就是要我陪你玩一整天，不去上學，買盡了你所要的東西，我也是願意的。弟弟！你能寬宥我嗎？使我不致生活於懺悔之中，回憶於痛苦的自責。